

黄楼双绝碑

梅权

“黄楼双绝碑”，因北宋年间徐州文坛的一场重阳佳节盛会，应运而生。千年佳话，源远流长。

宋熙宁十年（1077）四月，苏轼到任徐州知州，八月大水直逼城下。自此苏子履草拄杖，朝夕立于城头，与军民同食共守，终保一城百姓的身家平安。

水患既平，苏轼于东门城头修筑高樓。通体涂刷黄土，取五行土克水之意定名“黄楼”。元丰元年（1078）八月，黄楼竣工落成。苏轼广邀天下名士，于重阳佳节齐聚彭城，以辞赋记述徐州抗洪始末。其弟苏辙应邀遥作《黄楼赋》。苏轼品读后，尤为推崇，便搁置自撰楼记之念，以绢为纸，手书全文，希冀日后刻碑，使之千古长存。

重阳雅集当日，宾朋满堂。好友王巩、诗僧参寥子远道而来；本地才俊陈师道等30余位名士齐聚黄楼。众人凭栏赏景，把酒酬唱，或赋诗，或作赋，笔墨争辉，丝竹助兴。王巩、陈师道等人率先成诗，当众吟诵。苏轼作为主持人与文坛盟主压轴登台，口占《九日黄楼作》，众人哄然称善，竞相抄录留存。席间，苏轼笔下诞生了《九日黄楼作》《九日次韵王巩》《黄楼致语口号》三首名篇。

群贤毕至，文气蒸腾。时人将此番盛会比拟兰亭雅集，成为徐州文坛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史称“黄楼之会”。雅聚即罢，苏轼决意勒碑纪念这场雅集与治水功绩。九月下旬，黄楼双绝碑就此诞生，从此静守彭城近千载。

碑中文字尽抒登临观览，以及历尽灾患后的万千感慨。碑上笔墨，皆由东坡先生亲手誊写。字体扁阔丰腴，笔力沉厚温润，一笔一画端庄雍容，自带宽和仁厚气度。全篇楷中带行，章法舒缓连贯，刚柔相融，不见锋芒，却藏磅礴气象，是其中年楷书的上乘之作。

文出自苏辙，书成于苏轼，兄弟二人心血齐聚一石，故世人称为“双绝碑”。千百年来，文人墨客无不赞叹：赞子由赋文记事宏阔，意蕴悠长；叹东坡书法独步宋代，意趣天成。

据南宋《墨庄漫录》记载，相传碑文上“山川开合”四个字，乃徐州营妓

马盼盼所写。盼盼常年跟随苏轼习字，笔法颇得其神韵。全篇书就之后，由当时书法名家毕仲询操刀镌刻。石碑就此落成，安放于黄楼之中。

后逢乌台诗案、元祐党禁，苏轼的诗文碑刻遭朝廷禁毁。时任徐州知州不忍毁掉双绝碑，悄悄将它沉入河底，并把黄楼更名“观风楼”，借以掩人耳目。

直至宣和末年，党禁稍弛，东坡墨宝身价倍增。徐州知州苗仲先派人将石碑从水底打捞上岸，摹得数千拓本，随即把原碑击碎。他任满离任后，携带摹本前往京城售卖牟利。因苗氏一己之私，宋代原碑就此损毁，不复留存。幸有拓本流传后世，思之令人扼腕。

靖康乱起，黄楼日渐倾颓。当年散落河底的碑碣残块，长久掩埋在淤泥之中。金元时期，后人只能依托传世旧拓，重新摹刻此碑。

及至明代，地方官吏重修黄楼。彼时复刻的碑版历经岁月，已然残缺不全。人们虽于地下掘得零星碎石，却无法拼合全文，只得依前代拓本再度翻刻，立于楼中，供游人观赏品读。

清代康熙、同治两度大规模重修黄楼，官府均循旧拓重新镌刻。《同治徐州府志》详细记述了这块石碑的前世今生，黄楼遂成为文人访古必至之遗迹。清末兵戈四起，黄楼建筑破败失修。清同治年间的复刻碑一度被移存城隍庙，几近湮没。世间珍藏的宋代旧拓孤本，便成为保存原文与东坡手迹的重要凭据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古黄楼旧址改造，残存旧碑与宋代碑石碎块悉数收入文物库房妥善保管，免受风雨侵蚀。如今庆云桥畔重建黄楼景区，工匠依照宋拓精工复刻碑碣。几番沉浮，几度涅槃，石碑安然陈列于黄楼展厅。

子由之文，东坡之书，双绝风骨跨越近千年。黄楼双绝碑串联起苏轼徐州抗洪往事，凝结了二苏兄弟相知相惜的情谊，承载着自宋、明、清绵延至今的彭城文脉。今人登楼观碑，望黄河故道，遥想当年洪水围城、重阳雅集，皆曰：千载风月，尽在此楼一石之间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东方长年闻言，急得双手连摆道：“你可千万不要招惹八丈哥，你没听说他是北斗帮七大长老之一吗？再说他骂你时你不都加倍还回去了吗？”

宗婉儿娇嗔道：“明明是三寸丁，你非要叫他什么八丈哥，在你心里到底谁是自己人？”

东方长年急得抓耳挠腮道：“婉儿你明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的，我只是想……”“行了行了，我逗你呢。”宗婉儿打断东方长年的话，笑道，“我办事自然是有分寸的，至于那个三寸丁经不经得起揍，看情况再说吧。反正八丈客栈我是去定了，去不去随你。”

东方长年无奈道：“我自然是要和你同去的，不过你可千万不要莽撞行事。”

宗婉儿向他眨了眨眼睛笑道：“放心吧，傻东方的话我记着呢。”

东方长年与宗婉儿来到八丈客栈时，双方已经打斗一会儿了。宗婉儿指着地上道：“你看这许多死人的头巾上都有星星图案。”

东方长年道：“他们都是北斗帮的人。”宗婉儿道：“原来他们如此不经打！倘若我们再迟来一步，他们定是被杀光了，三寸丁呢，不会已经被打死了吧？”说完举首向远处察看。

东方长年与宗婉儿来到墙角处时，正见八丈哥被秦苏蓝攻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宗婉儿此时已全然忘记八丈哥的对手是谁了，因此贸然出手。

东方长年“哇”的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道：“我，我不行了，婉儿你……”

“你不要说话，我不要你死。”宗婉儿咬牙恨道，“你等着，我这就替你报仇。”

东方长年奋力抓住她的衣袖，

道：“求你了，你不要去，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第二十二章

秦苏蓝力战北斗帮玉衡与八丈哥两大长老。她闭关修炼后，已将独门武功追蝉十八式及月晕掌练至化境，左右手可以同时施展不同的武功，如此一来，她在攻击对手时等于多了一个武功高手。月晕掌虽然名为掌法却可以用长剑使出，此时，她左手使出追蝉十八式，右手用长剑使出月晕掌向八丈哥纪威猛发起攻击。她原本就位列江湖十大高手，玉衡与八丈哥虽然武功也不弱，但是与她比起来还是差得远。

两人联手围攻秦苏蓝百余回合后，玉衡被一剑穿胸而死。八丈哥手中的熟铜铁棍也被秦苏蓝的左臂劈弯了，秦苏蓝正要施展月晕掌最具威力的晕出九霄，将八丈哥置于死地时，被突然闯入的宗婉儿与东方长年搅乱了战局。秦苏蓝趁机向吕思瞧去，只见吕思赤手空拳已将天璇、天玑、天权三个长老杀死，此时正在驱散北斗帮的徒众。

秦苏蓝心中大骇道：“玉郎君果然名不虚传！他居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，赤手空拳杀了北斗帮三大长老，而且他的身影依然迅捷飘逸，不见一丝疲惫。若论武功，当今世上只怕唯有北斗仙尊可以与他一争高下了。”

正想念间，突见八丈哥挥掌向东方长年拍去，她急忙使出月晕掌来救，八丈哥为了自保急忙丢掉熟铜铁棍向右侧逃去。若不是他为了躲避秦苏蓝的进攻，掌力减弱，此刻东方长年的心脏早已被他震碎。

北斗帮余下的徒众已不足百人，现在又见八丈哥弃战逃离，哪敢再战，纷纷跪下投降。硕鼠居无定手持匕首，欲

将身前一名投降的男子刺死，吕思急忙喝止道：“住手！谁都不许枉杀一人！”

硕鼠居无定自感面上无光，抗议道：“你可看清楚了，我杀的可是北斗帮的人！”

吕思朗声道：“我想，他们也是因为生计所迫才不得不加入帮派组织，现在他们已经缴械投降了，居堂主又何必将他们斩尽杀绝呢？”

居无定冷声道：“依公子之见，我们难道要放了他们不成？”吕思面色肃然道：“在下正是此意。”

居无定瞧向林晓与林雪道：“请二位尊使定夺。”

吕思不等林氏姊妹发话，便向北斗帮众人大声道：“北斗帮众人听着，今日一战你们大势已去，我奉劝你们不要再为北斗帮卖命了，各自回家去吧。”

“慢着！”秦苏蓝飘然而至道，“请玉郎君将他们交与我处置如何？”北斗帮众人闻言心中大惧，纷纷叩头求饶。

秦苏蓝向吕思道：“放心，我不会杀他们的。”

吕思点头道：“请月圣前辈定夺。”

秦苏蓝向北斗帮众人大声道：“你们今日之败，就是北斗帮全军覆灭之时，现在愿意回家的可以自行离去，不愿意回家的我白鹤门张臂欢迎。”

北斗帮众人闻言相互窃窃私语，其中一名赤眉男子抱拳道：“在下北斗帮副使游平之愿意加入白鹤门。”

秦苏蓝高兴道：“游副使请起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小院有菊香

杨丽丽

小院里生了一丛野菊，不偏不倚就长在篱笆墙的一角，明黄黄的一片，煞是亮眼。那就在院里赏菊吧！

恰逢秋日暖阳高照，索性在院里支了一张茶桌，泡一壶菊花茶，既赏院中菊，也赏杯中菊。

墙角的一丛菊花大约八九枝，我不想刻意数清枝数，或多或少都是秋日里的一景。它们斜倚在篱笆墙上，团团簇簇、争相斗艳，像展翅欲飞的蝴蝶，微风一过，能嗅到淡淡的清香。

玻璃杯里的菊花也不甘寂寞。在热水的徐徐加入下，它们慢慢舒展开身体，轻盈地漂浮在水面上，似乎在与院里的菊花比美争艳，一缕茶香飘散在秋阳里，与那丛野菊有了相得益彰的美。

赏菊就要赏有野性的菊花。我总觉得，公园里、植物园里的菊花美则美矣，却少了傲气和风骨。生在竹篱旁、山野里的菊花才是最好的，它们是山野间的小精灵，是偷下凡间的仙女，带着七分野性，三分仙气。它们不慌不忙地一点点生长，既不与百花斗艳，也不与松竹争奇，在百花开尽时为大自然增添生趣。它们寄身山野中，“欲与西风战一场，遍身穿就黄金甲”；它们开在唐诗宋词里，“暗暗淡淡紫，融融冶冶黄”，既有“陶令篱边色”，又有“罗含宅里香”。

小院中的菊花就是大自然最好的恩赐，它们完全遵从大自然的规律，沐浴着阳光雨露，生得枝繁叶茂，花朵累累，颇有几分“秋丛绕舍似陶家，遍绕篱边日渐斜”的意味。我曾遍读咏菊诗词，却唯爱陶公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怡然自得的意境让我心生向往。我想，当年陶公在东篱下采摘的菊花也应该像小院中的这一丛菊花，是带有野性的，是能凌霜傲雪的，它们开在秋阳下，更开在每个人的心里。